



凤凰台丛书 蔡玉洗 主编

南京 情调

江苏文艺出版社



凤凰台丛书

蔡玉洗 主编

南京情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京情调/蔡玉洗主编.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0. 9

ISBN 7-5399-1481-5

I. 南… II. 蔡… III.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现代
IV. 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41788 号

书 名	南京情调
主 编	蔡玉洗
责任编辑	张昌华
责任校对	姜 慧
责任监制	赵光明 胡小河
出版发行	江苏文艺出版社
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3.25
插 页	5
字 数	32 万
版 次	2000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100 册
标准书号	ISBN 7-5399-1481-5/I·1389
定 价	29.8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凤凰台丛书

南京情调

蔡玉洗 主编

One Family-Two Worlds

Y.H.KU, Sc.D., LL.D

一个家庭 两个世界

顾毓琇 著

主 编

蔡玉洗

编 委

万 宇	王振羽	江树廉
张志强	赵允芳	徐 雁
徐雁平	钱 军	董宁文
蔡玉洗	薛 冰	

责任编辑

张昌华

装帧设计

封面摄影

速泰熙

内容提要

南京，盘龙踞虎，六朝胜地，十代名都。

本书搜罗中国近现代史上鲁迅、陈独秀、胡适、章太炎、朱自清、周作人和储安平等64位社会名流抒写南京的散文。他们履痕处处，或凭吊残阳、缅怀历史，或宣泄愁绪、托寄幽思……其文融古城的山水风光与人文情怀于一炉，构建了丰姿卓绝的南京情调。

配有老照片八十幅，是一部阅读、典藏的精品。



目 录

黄 裳

黄 裳	序	1
谢国桢	南京在望	3
朱自清	南京	6
陈西滢	南京	13
张慧剑	南京	16
孙 犁	南京	22
陈独秀	江南乡试	24
卢冀野	冶城话旧(节选)	31
石评梅	南京的几个学校	54
周作人	南京下关	64
章太炎	量守庐记	68
钟敬文	金陵记游	70
唐 弢	帝城十日	84
黄 裳	旅京随笔	87

纪果庵	白门买书记	102
阿 英	陵汴卖书记	113
方令孺	南京的骨董迷	118
叶灵凤	岁暮的乡怀	121
马元烈	首都名胜	127
鲁 彦	我们的太平洋	138
李金发	在玄武湖畔	144
郭沫若	漫游鸡鸣寺	150
储安平	豁蒙楼暮色	153
曹聚仁	莫愁湖	160
梁得所	中山陵前中秋月	164
王平陵	陵园明月夜	167
徐悲鸿	对南京拆城的感想	179
艾 芜	孝陵游感	181
赵景深	灵谷寺	184
黄炎培	栖霞山游记	187
周瘦鹃	秋栖霞	190
如 愚	游牛首山记	193
单 鹤	燕子矶岩山十二洞游记	197

陈白尘	初游燕子矶	201
张恨水	清凉古道	206
倪貽德	秦淮暮雨	209
司马訏	秦淮河畔的除夕	216
俞平伯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221
胡小石	南京与文学	229
孙伏园	浦镇十三日之勾留	238
杨步伟	定居南京	248
赵元任	南京三年	258
胡适	南京日记	267
吴宓	南京日记	270
梁实秋	南游杂感(五)	277
鲁迅	琐记	280
袁昌英	游新都后的感想	288
项德言	孙中山先生的奉安大典	295
陶行知	从南京路说到南京城	301
曾虚白	陶谷之春	304
柳亚子	南京临时大总统府成立	309
郑超麟	我和陈独秀的南京握别	312

巴 金	从南京回上海(节选)	318
田 汉	秦淮河之夜	334
罗家伦	中央大学迁校记	339
竺可桢	南京日记	346
丁 玲	南京囚居回忆(片断)	352
范长江	感慨过金陵	370
聂绀弩	失掉南京得到无穷	382
陈鹤琴 海 燕	首都沦陷记	391
许钦文	南京杂忆	398
唐圭璋	雪深一尺忆师门	401
程千帆	玄武湖忆旧	405
徐铸成	六朝古都二度游	409
万籁鸣 万古蟾	怀念故乡南京	413
蔡玉洗	编后记	418

序

黄 裳

序

记得朱自清说过，逛南京像逛古董铺子。这话说得一点不错。在南京市上走，到处都会碰到古老的遗痕，虽然多半已经了无遗痕，只留得一个个名目在，却不妨过客凭吊，遐想，想到古昔，自然也摆脱不开目前的现实。大概这就是南京一地所以留下了数不清怀古诗文的原故。

作为一个匆匆的过客，我也曾先后写过一些有关南京的散文，自然脱不开“怀古”，不同的是，几次经过，都正处在“劫后”的时会。一九四二年过南京，那正是汪精卫开伪府于金陵的时候，在日寇铁蹄下的南京一片荒寒萧瑟，古城的一切都笼罩在悲凉沉重的气氛中。一九四六年我作为一名记者重游故地，那又是另一番“劫后”的风光。惨胜的国家在敌伪与“新贵”的劫后之余，满目疮痍、民生凋敝。在这里我目睹了英勇斗争与荒淫无耻强烈对比的现实。三十年后重来，又正在十年动乱

之后，在经历了历史性的灾难之余，南京人民正在努力清理被破坏、蹂躏的基址，重建家园。那动人的光景我也一一看到了。

检查一下过去所写的多半是怀古的南京游记，不能不道一声惭愧。我还不曾仅仅是把读者拉回往古的废墟里去；虽常引古书说旧事，但也时时流露不逊的言语，这是我的一种坏脾气。在冬晨的白鹭洲上，我看见一群穿了短短红绿棉袄，露出生满冻疮的小手，在不成腔调地喊唱着京戏唱词。这就是训练产生“秦淮歌女”的地方。像这样的文字是不可能被选入《秦淮广记》里的。说到王安石，也不忘记他曾被打扮成响当当法家的“近事”。在“雅人”和“才子”们看来，这都是杀风景的。总之，凡有感动、凡有喟叹，都不应是“无端”的，因之所说虽是遗址文化、典籍文化，也还少有扑人的霉味。这是我在写游记时恪守的区区“秘方”。

阳曲傅青主《霜红龕集》有“金陵不怀古”诗：

“甚是金陵古，诗人乱有怀。自安三驾老，谁暇六朝哀。曾道齐黄拙，终亏马阮才。肉髀愁不鼓，侬父过秦淮。”

青主是明遗民，这诗也写得十分诙谐、波俏。他的意思仿佛是说，不必乱写怀古诗文，忘却实际的奋斗，要不就是侬父。这正是对振古如斯、于今为烈的怀古诗人作者群的一声断喝。愿今天的作者和读者都记取三百年前老诗人辛辣而诚实的谆谆寄语。

二〇〇〇年六月于上海

南京在望

谢国桢

谢国桢(1901—1982)历史学家。河南安阳人。曾任北京大学、云南大学等校教授。著有《明清之际觉社运动考》、《南明史略》和《明清笔记丛谈》等。

从繁华的上海，人声嘈杂中，来到安静的南京，这是一件可喜的事情。由天津乘船到上海，全是欧化的商埠，差不多没有什么分别；倒是由上海坐火车到南京去，一路上的风景，真是有天然江乡的风味，青翠的远山，碧油油的水，疏落的村庄，怎样的增人诗兴呀！十月一日下午五时到了南京，我几年不见的南京，于今重见了。自从南京建为首都，增加了平坦的中山大道，和几处洋式楼房，其余的也和以前差不了多少。下了火车，一直到龙蟠里国学图书馆，馆长柳翼谋先生到镇江去了。馆员钱和甫君引我到后院一间房子里居住，院内有一丛芭蕉和一棵梧桐，点缀着许多花草，朦胧的初月，看不清楚了。到夜晚来，虫声唧唧的叫，风吹梧桐作响，一盏孤灯照着，非常的清寂。吃过晚饭以后，手里随便拿一本书看，就睡着了。

第二天早晨起来，到馆外乌龙潭散步，潭后是清凉山，潭

边有几棵柳树，对面山根下，是图书馆的藏书楼，在丛碧里面，煞是好看，倒是一个极好读书的所在呢。晚上柳翼谋先生回来了，一位面团团五六十岁的老者，很恳切地与我谈了许多话，并叙述到图书馆的历史，他说：本馆的地址，是清代陶文毅公澍所住的地方，后来办了个惜阴书院，薛慰农时雨曾在这个地方掌过院。到光绪末年，端陶斋尚书买到仁和丁氏八千卷楼的藏书，内中有不少的善本，而各县的方志也很完备。后来又收到五局的官书、范氏的藏书和宋教仁的藏书，还有不少的名人书札，都归拢一起，就成立了一个江南图书馆，请缪艺风先生荃荪主持其事。缪先生在北京创办京师图书馆，在南京又创办南京图书馆，实在有关吾国的文化。可是江南图书馆，公开阅览的时间极少，名称也改了许多，晚近才改名为国学图书馆。

至于图书馆的经费真少得可怜，在民国七八年间，是不公开的，每月只有二百元的保管费，后来公开阅览了，才加到四百九十元，到十六七年间，我（柳先生自称）到馆后，仿浙江图书馆的办法，经费始增加到每年两万二千元，善本书、普通书都公开阅览了，并且把馆中的善本影印了好几十种，一般民众才知道有国学图书馆。

柳先生这套话，说得很能动人，他特意在善本室为我辟了一个座位，于是白天在馆中看书，下午有时到夫子庙，重登奇芳阁，喝一杯茶，暮色苍然，始返馆中。接到张菊老来函托我校对《新唐书》。住在馆中，好像在深山里一样，晚来风急，灯火昏黄，读苏东坡的诗和宋人词，听着秋虫的凄鸣，如同鼓吹两部，这种幽静的境界，和上海老靶子路的夜半歌声，那是迥乎不同了。

有一天下午，刘衡如先生来馆找我，刘氏是北平图书馆的旧朋友，见着自然高兴，约我一同逛玄武湖。出了玄武门便看见一片的山色，雄壮而且秀丽，我们由水闸乘船到五洲公园，

在公园的一角，觅了一个能看山景的地方，在那里喝茶，远看着青山和一带笔直的城墙，从山边上看着远来的火车蜿蜒的过去，可是火车被树遮着了，只看见天空的青烟，漫漫的散去。到了夕阳西下，人影散乱，衡如兄约我到秦淮河边老万全去吃饭，座中认下了胡小石、缪凤林、李小缘诸兄。又过了两天，是中秋节，柳先生约我在馆中午餐，下午李小缘兄约我在他家里过节。衡如兄先到馆中来，同登汉西门城楼，全城风景，历历在望，随便闲谈着，就到李小缘兄家里去，小缘兄藏目录学的书很多，谈到夜半，才回馆中，打算明天就去苏州。

(选自《瓜蒂庵文集》，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

南京

朱自清

朱自清(1898—1948),散文家、诗人。原名朱自华,号秋实,后改名自清,字佩弦。江苏扬州人。著有诗集《踪迹》,散文集《背影》、《欧游杂记》等。

南京是值得留连的地方,虽然我只是来来去去,而且又都在夏天。也想夸说夸说,可惜知道的太少;现在所写的,只是一个旅行人的印象罢了。

逛南京像逛古董铺子,到处都有些时代侵蚀的遗痕。你可以摩挲,可以凭吊,可以悠然遐想;想到六朝的兴废,王谢的风流,秦淮的艳迹。这些也许只是老调子,不过经过自家一番体贴,便不同了。所以我劝你上鸡鸣寺去,最好选一个微雨天或月夜。在朦胧里,才酝酿着那一缕幽幽的古味。你坐在一排明窗的豁蒙楼上,吃一碗茶,看面前苍然蜿蜒着的台城。台城外明净荒寒的玄武湖就像大涤子的画。豁蒙楼一排窗子安排得最有心思,让你看得一点不多,一点不少。寺后有一口灌园的井,可不是那陈后主和张丽华躲在一堆儿的“胭脂井”。那口胭脂井并不在路边,得破费点工夫寻觅。井栏也不在井上;要看,得

老远地上明故宫遗址的古物保存所去。

从寺后的园地，拣着路上台城；没有垛子，真像平台一样。踏在茸茸的草上，说不出的静。夏天白昼有成群的黑蝴蝶，在微风里飞；这些黑蝴蝶上下旋转地飞，远看像一根粗的圆柱子。城上可以望南京的每一角。这时候若有个熟悉历代形势的人，给你指点，隋兵是从这角进来的，湘军是从那角进来的，你可以想像异样装束的队伍，打着异样的旗帜，拿着异样的武器，汹汹涌地进来，远远仿佛还有哭喊之声。假如你记得一些金陵怀古的诗词，趁这时候暗诵几回，也可印证印证，许更能领略作者当日的情思。

从前可以从台城爬出去，在玄武湖边；若是月夜，两三个人，两三个零落的影子，歪歪斜斜地挪移下去，够多好。现在可不成了，得出寺、下山，绕着大弯儿出城。七八年前，湖里几乎长满了苇子，一味地荒寒，虽有好月光，也不大能照到水上；船又窄，又小，又漏，教人逛着愁着。这几年大不同了，一出城，看见湖，就有烟水苍茫之意；船也大多了，有藤椅子可以躺着。水中岸上都光光的，亏得湖里有五个洲子点缀着，不然便一览无余了。这里的水是白的，又有波澜，俨然长江大河的气势，与西湖的静绿不同，最宜于看月，一片空濛，无边无界。若在微醺之后，迎着小风，似睡非睡地躺在藤椅上，听着船底汨汨的波响与不知何方来的箫声，真会教你忘却身在哪里。五个洲子似乎都局促无可看，但长堤宛转相通，却值得走走。湖上的樱桃最出名。据说樱桃熟时，游人在树下现买，现摘，现吃，谈着笑着，多热闹的。

清凉山在一个角落里，似乎人迹不多。扫叶楼的安排与豁蒙楼相仿佛，但窗外的景象不同。这里是滴绿的山环抱着，山下一片滴绿的树；那绿色真是扑到人眉宇上来。若许我再用画来比，这怕像王石谷的手笔了。在豁蒙楼上不容易坐得久，你

至少要上台城去看看。在扫叶楼上却不想走；窗外的光景好像满为这座楼而设，一上楼便什么都有了。夏天去确有一股“清凉”味。这里与豁蒙楼全有素面吃，又可口，又贱。

莫愁湖在华严庵里。湖不大，又不能泛舟，夏天却有荷花荷叶。临湖一带屋子，凭栏眺望，也颇有远情。莫愁小像，在胜棋楼下，不知谁画的，大约不很古吧；但脸子开得秀逸之至，衣褶也柔活之至，大有“挥袖凌虚翔”的意思。若让我题，我将毫不踌躇地写上“仙乎仙乎”四字。另有石刻的画像，也在这里，想来许是那幅画所从出；但生气反而差得多。这里虽也临湖，因为屋子深，显得阴暗些。可是古色古香，阴暗得好。诗文联语当然多，只记得王湘绮的半联云：“莫轻他北地胭脂，看艇子初来，江南儿女无颜色。”气概很不错。所谓胜棋楼，相传是明太祖与徐达下棋，徐达胜了，太祖便赐给他这一所屋子。太祖那样人，居然也会做出这种雅事来了。左手临湖的小阁却敞亮得多，也敞亮得好。有曾国藩画像，忘记是谁横题着“江天小阁坐人豪”一句。我喜欢这个题句，“江天”与“坐人豪”，景象阔大，使得这屋子更加开朗起来。

秦淮河我已另有记。但那文里所说的情形，现在已大变了。从前读《桃花扇》、《板桥杂记》一类书，颇有沧桑之感；现在想到自己十多年前身历的情形，怕也会有沧桑之感了。前年看见夫子庙前旧日的画舫，那样狼狈的样子，又在老万全酒栈看秦淮河水，差不多全黑了。加上巴掌大，透不出气的所谓秦淮小公园，简直有些厌恶，再别提做什么梦了。贡院原也在秦淮河上，现在早拆得只剩一点儿了。民国五年父亲带我去看过，已经荒凉不堪，号舍里草都长满了。父亲曾经办过江南闱差，熟悉考场的情形，说来头头是道。他说考生入场时，都有送场的，人很多，门口闹嚷嚷的。天不亮就点名，搜夹带。大家都归号。似乎直到晚上，头场题才出来，写在灯牌上，由号军扛着在